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五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九

書

上富丞相書

頌而不諂援而不畢

軾聞之進說于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

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于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于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也方西戎之熾也敵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

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于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于溝壑之中而免於鳥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于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于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

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于曲學小數茫昧[忄黨]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泝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于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于得而無懼于失無羨于功名而無畏于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

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魏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没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于大人之門

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彊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

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于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于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

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于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于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子瞻上執政書其所自持處嶄然

軾聞之將有求于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竒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恠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而欲以勢刼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絶而其相需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

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

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于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于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茍其不然則士之過于其前而有動于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甞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于小官而樂于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

糗若將終身至于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于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于無私無私之難者難于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于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于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于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于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唐荆川曰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意中之

上劉侍讀書

氣之一字為一篇命門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隂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于天得

之于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予之權而天下環向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于成敗之間而施于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虚詞而曲

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于下遷之者不容于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

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逺方之鄙人遊于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于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于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

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禄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茍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于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

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于朝廷故羣起于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于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于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于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

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寛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洸濯磨淬戮力于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曽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茍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寛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

不能知其心竊于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

上王兵部書

奇氣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

名作牧于此盖亦甞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一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絶而效見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撓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

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于面顏而發泄于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于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于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于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執

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于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上梅直講書

文瀟洒而入思少喫緊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

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

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

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

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黄州上文潞公書

嗚咽然亦情悃洒然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册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

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于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强顔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産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

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于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説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没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

之書莫肯收藏又自思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説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于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録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

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于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黄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于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兾以時為國自重

與章子厚書

公之捍患觧亂之識如此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

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
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
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
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温泰平者皆猾賊
往來沂兖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
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
城棐雖小人而篤于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
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

門户垢汙茍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渠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渠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渠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渠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茍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渠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渠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渠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

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末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于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

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
奬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
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
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挍鎮將之類付京東監
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
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于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
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于朝廷又不一言于
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于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

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刼刃槍每月兩衙于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盖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

應制舉上兩制書

論政用法好名二項亦切宋事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于野比閭小吏一呼于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于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茍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參于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于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于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于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

于門者逡廵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于庭求以賔客之禮見于下執事固已獲罪于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于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于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于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耶王

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責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于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于法不敢用其私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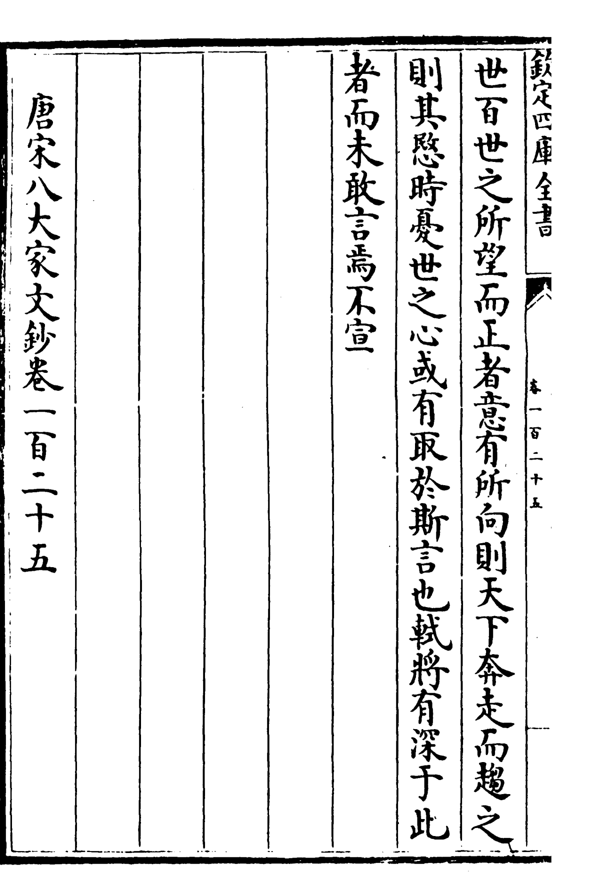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竝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于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

善用法令天下汎汎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于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于知禮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種至于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于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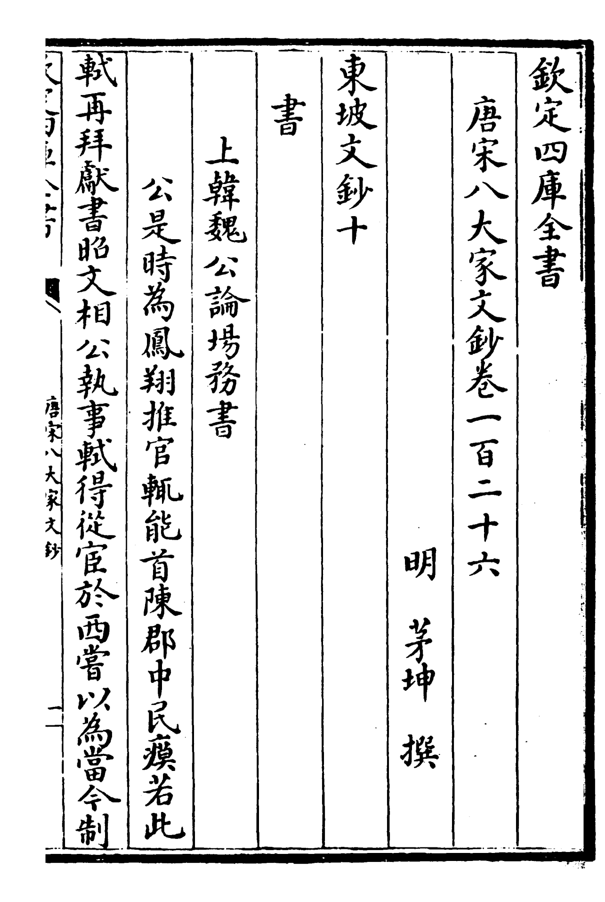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于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于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于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于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

堯舜終于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赫冠于一時而振于百



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
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于此
者而未敢言焉不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六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十

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公是時為鳳翔推官輒能首陳郡中民瘼若此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

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
隨歆而拄隨壊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
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竇元
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户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户
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
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水災火燎十不存三四今
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
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

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令之傷殘之餘而能辨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凡此兩郡者陜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

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具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户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

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擿發贓姦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以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

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畧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敕書使官自買木闕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

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説而叅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

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宋朝不榷河北鹽不可曉子瞻宜山東故所云如此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

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

且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
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
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
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
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
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
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
而賤賣借如每觔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

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重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

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利購賞修築廨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

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

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顧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冐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河北京東宋不榷鹽者必有説愚竊意契丹既獲燕雲十六州而河北之民特相唇齒一榷鹽則椎剽之民恐必無聊而入契丹故特踈此法網以為容奸之地云耳不知是否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必蔡確為省主

軾於門下蹤迹絶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縁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

黙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跡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剥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

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恐邪伏惟明

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决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

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畢仲舉書

放達

軾啓奉别忽十餘年愚瞽頑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

故人尚爾記録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慼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歳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黄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顔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羮菽黍差

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

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予與荆川嘗力稱子由之文自不易得而子瞻亦云如此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

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

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汩没晚乃有聞雖當時

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册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斯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

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顔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麤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答黄魯直書

蘇黄兩相知處可掬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謂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

踈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懐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秦太虛書

此等書並長公隨手淋漓者卻自瀟灑脫俗可

愛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麤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

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
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
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
縻欲求四十九日間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
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
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
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
示詩文皆超然勝絶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

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

到黄廪人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歳有餘至時别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

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宜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黄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

乳母令勾當作壙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與李方叔書

詞旨瀟灑可誦

屢獲來敎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

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愼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

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

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盖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没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答謝舉廉書

此書所論文然却是蘇長公文章本色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葢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

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葢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葢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

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答劉沔書

情致脫落蕭颯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

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没矣不知足下黙隨其後綴拾編掇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虚云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

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奥

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益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娱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忽忽不宣

答李端叔書

看此等書長公據几隨手寫出者卻自疎宕而

深眇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畧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絶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

譬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若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魯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

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恠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

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答史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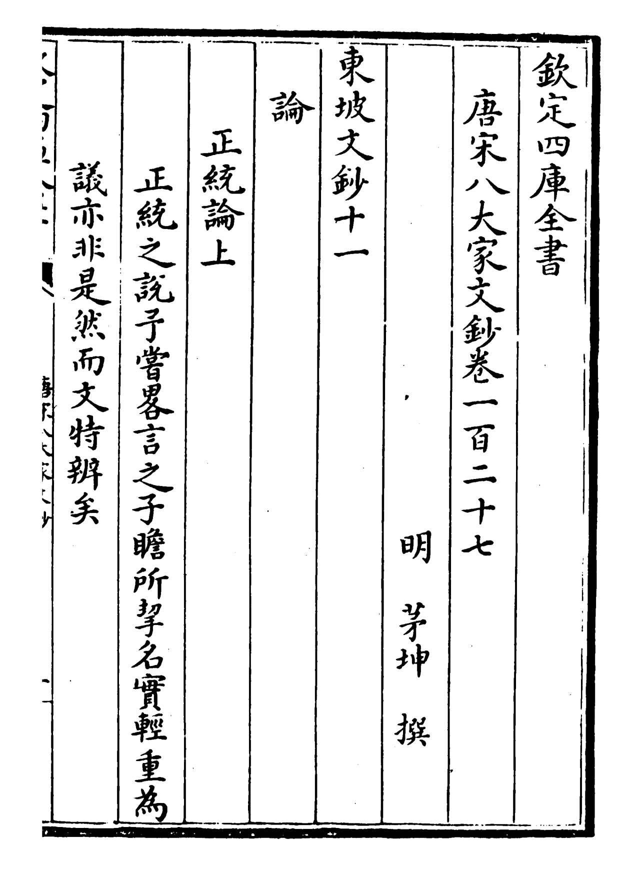
史諷所爲易說必非深於道故長公拒之如此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髙辯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

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有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

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六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二十七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十一

論

正統論上

正統之說子嘗畧言之子瞻所挈名實輕重為議亦非是然而文特辨矣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争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

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

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

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絶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絶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恐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絶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

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簒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以聖人耻夫簒君而簒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

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簒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簒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

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童子比之婦謂舅嫛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葢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

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童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

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

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葢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

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統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説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

得之吾猶有慼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

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説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删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説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童子之所謂霸統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秦論一

議確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

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

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

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

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

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

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

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具情乎齊人

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

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習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盡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也必以漸

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齠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論二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

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

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

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徴李百藥顔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

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葢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大臣論上

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

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衣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于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

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與前是一篇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

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以利以昏

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
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
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
之則合寛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
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寛之以待其變而急
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
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

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思治論

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念佛珠其深入人情

處如川雲嶺月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勌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

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敵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

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

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

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

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賫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

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呉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彊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摸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

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彊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無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葢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

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踈以為親

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

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

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乗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

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

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